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一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莫與儔

元文類卷五十一

元　蘇天爵　編

墓誌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陜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頟爾克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

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剌不殊下
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
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
事未幾改孟州經畧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
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
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
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閒
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

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歎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
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
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哈塔負遺
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
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為託故略為次
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
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
事多矣泰和中詔脩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

失世復不見令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正大初予為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孟克寧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

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予皆為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絶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為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頹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為為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為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顔墓誌銘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顔獻臣雅以竒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竒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太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為常之純於

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唶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

旰食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為甚力希顔以為天子冨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為可養初心為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𦋐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尚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塡壓谿谷間不可勝筭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與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為勿追便希顔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

不敢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為不行後

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

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

為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

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

為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

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為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

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歎三人

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顔尤嗟惜之云希顔别字季黙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顔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黄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録事不赴換東平府録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於翰林脩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

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果其幼在室初
希顔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
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顔蒞官所以自律者
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
巷間家有希顔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
嘗爲户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鋭
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
南得贓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

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屯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為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

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讌間作辭氣縱横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顔仍亦餘事耳希顔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

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隕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維季黙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厲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拚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救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僨不起

誰使令如泰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
賦子形湓焉寧與一物弁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劒
留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
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
絶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為衣冠龍門大尹
復興慕之會有為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

為尹所搆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顔王之奇士衡辛
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綱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
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
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
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
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
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摧折稍
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葢漠然矣予意其本

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為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

緼籍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

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

海以高騫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

關或仕執翿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

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

為黄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於亳之太清宫

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曽祖堅金初以軍功贈

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殁子璋壻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雄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馬逸乏駕犢健破車覇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眛眛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别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攓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聶孝女墓誌銘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

為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為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孟克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絶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

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聶政之姊哭狥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蘄者名天曰美罷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楊公墓誌銘

許衡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儀

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為縣吏父諱禮以
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于北郭公之父雅好儒
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能副所望
既肄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
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
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
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度支判官京城不守流寓
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于晚歲風節

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為隆德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強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兼録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召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講義

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日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没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昬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于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于高陵閆

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
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苫枕塊
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
氏宋氏攷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
此公為不朽矣河內許衡敬叙其事而為之誌且系銘
曰出也有為生死以之處也有守不變于時日臨桑榆
學喜有得其知益積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瞭
然胸中洞燭毫釐外私内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

無愧受全于天復歸其全尙固幽藏無窮歲年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　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為墟蕩然無統强焉弱陵衆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衷使聚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也嗚呼葢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眞擁雄城而致大官

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以存及其子孫則為之臣民而復其役出租賦而祿之彼亦非幸也葢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適乎而已易之蔡國張公柔則當時開壁於易山諸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宏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醇謹勤力為蔡公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

長庚戌遷易州太守壬子改完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
復為易州時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
從一時之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
葬於河内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謙即夫人張氏出
也後三十年謙泣涕來請曰謙不幸早孤令思所以報
吾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
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廹於禮文謹且備而終
銘之銘曰生物為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

滔沃之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兹方慘而有忻茁然碩果孰靳天心可覵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斬首曰級書多是勒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為知言易山峩峩昔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為斯人之壻也為斯人之子也為易州者固宜斯人兹實其墳

新安王生墓誌銘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

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夭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湖南宣慰使趙公墓誌銘　　盧摯

天德十有一年冬前湖南宣慰使趙公薨於潭州官第明年秋七月其子彌寧等室窆服衰繹杖叩首泣血東

向拜飭介走書江東報其父執涿郡盧摯處道先君
子捐諸孤葬有日乞銘其館士文學掾曹張圖南實公
行治甚悉而文麗以札翰曰宣慰公薨且葬宜有銘寧
聚其宗謀銘咸願公銘且非公銘孰銘惟先生與銘公
諱淇字元德世族望臨淄霍者五季時刺撫州後徙家
衡山至五世祖士庠贈奉議郎贈楚國公諱世勣者奉
議子也生贈魯國公棠棠季曰常生方後魯國累官某
官謚忠肅者於公為祖實生考右丞相冀國忠靖公奏

公幼奇儁誦書若宿習年七歲廕補承奉郎明年中童
子舉遂甫冠起家四川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官列郡
至廣南東路發運使積階朝奉大夫貼職自直秘閣四
遷右文殿脩撰內除由藉田令至尚書刑部侍郎位望
寖隆而宋祚終矣將浮海而南王師已至其地宋太后
詔舊臣納款遂附順是時至元十有五年也行省署公
廣東宣撫使秋七月覲于上都世祖勞問甚至有制授
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錫佩金虎符犒予優渥使七

年而代用薦者召遂辭疾致仕初公自宣屬沿檄至承
宣使夏貴軍戰黄之白鹿磯冒矢石鋭甚諸將勇之其
倅信前倅弛靡吏姦莫何問乃斡經賦廉賍胥數背法
之辜駴愕無敢犯令守趙希訪怵然不敢少年易公曰
始疑倅莫踰前倅令倅儁果乃復賢遠前倅郡舊屯威
果指揮兵二千餘悍驕不制適郡守惟肖至閱犒未集
衆忿譟譟害土臣吏皆竄守逞遯無策公語衆淮漢卒
戍數千里外晝夜不遑息少惰慢輒刑誅無貸若輩未

嘗身親行坐縻縣官敢爾即徙徼填囹杖倡亂者百衆羅拜引罪去巨猾孔和輩構桀横吏十數蘇盤郡縣累政循黠置度外民始噎莫能吐氣時憲江東合東叟皆名才監司逮捕弗能得及公攝守陰授卒方略盡得羣惡其人皆貲累鉅萬衆猶慮其賄免公期二日獄具杖黥錮諸圜越四日郎轃果援其獄皆已死矣民始帖服神其政咸曰非趙通判廉明即被枉吾曹奚所於訴及守興國移泰皆能一兵民之政民裕而賦饒時論能之

衢寇遙起連江浙數郡遂憲臣嶸守因東守命公分殿
司兵二千從公曰果爾將喋血三輔請單騎至衢覘盜
緩急財馳嚴郊有執寇至者迺民訟田官不能直憤激
相讐脅平民互黨助蔓寇公知亂苗語其人彼起釁繇
訟直之豈不在我若釋兵而農置若罪或頑弗革若曹
能捕致易罪以賞協既良民即自拔盜數知素鄉罪除
否則必雉薙無遺餘迺已遂縱去有頃復獲盜數十亦
諭遣之乃揭示福禍如所諭聽淶旬歸業俾黄衣腰鈴

卒四往田間手旗大呼新太守榜至賊衆讀榜皆釋兵盡一日散去衛遂寧郡勢人干政者前守常瀕病奉旨意公至喑噎不敢出一語撓法於是新郡治作孔子廟校官梓四書以摩勵諸生去郡未幾寇復作張甚再至輒弭公忠實和雅英暢厚易早歳莅政以敏鋭著稱晩迺弢縮沖漠權以適易其豪爽超特之氣猶時時有不能掩者至取文接物識鑒釐然而渾若無迹仁愛博濟惠利公私者不可殫言未冠業進士有才名下筆動千

數百言便弓馬引强射遠發命中竊弦其弓者莫能撼毛髮雅有巧思多藝洞曉音律尤妙琴事琴操多自譜琴出其手斵者琴工音馬以為賢世所寶古琴遠甚古樂失傳稽籍牘思抉分黍析以諧雅奏既作渾校之樂遠近好古者往往迭至問焉劬書植學旁極佛老醫卜靡不該洽所著詩文樂府曰太初紀夢二十餘卷藏於家公以平遠自命太初其別號平遠之名聞天下朋游間多穹貴大賢契予尤深者故參政徐公子方太子賓

容姚公端父平章何公仲韞左丞趙公伯華然公非藉數公為重數公者每以締交得公不失所重也公薨于是年十有一月辛未卜以至大元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葬潭之寧鄉縣原塘坎山之原夫人寧國吴氏宋參知政事莊敏公淵女前公薨子男四人長即彌寧疾瘵彌寀彌審彌寬審前卒女二人淑儀適萬戶馬繼祖以疾絶昏歸寧淑正尚幼孫男六人巖以祖廕當補官嵩岦巃峕嵩女三人曾孫男一人山童女二人摯嘗謁公門

閫人地文武猷為識度器業以之位臺閣職論思權亮
治體潤色太平是特餘事果若都將相謀軍國以究其
輔世願忠之蘊海内有識者其誰曰不然而遂疾致於
家者二十餘年而公薨矣嗚呼悲夫銘曰皇武於南一
吳會只維彼臣室喬木蔚只曷器其材備脩能只爰賓
清廟斯盦敦只爰諏疑謀斯著蔡只爰構大厦斯棟載
只鳳儀麟趾瑞昭代只侯邁侯軸遠殆悔只沈浮星歲
存蘊槩只云何不弔哲人儆只工垂般輸靡所倍只夔

曠𢍰音襄武邁只媸姸白緇孰辨裁只悼言作之徒永慨只掩石鑽辭熒幽窀只

監察御史蕭君墓誌銘

程鉅夫

大德七年八月十五日南臺監察御史蕭君諱泰登字則平以疾卒年三十八聞者皆愕且悼且疑時鉅夫客鄂諏之自東來者曰信矣嗟哉頃余在禁林吏以諸道提舉學士姓名來中有蕭某余已器之洎來南臺中丞徐公子方道君朝夕不離口後數年余從閩歸公方典

江廣學事學者井井有生氣衆誇語余既僉桂憲之明年聞海南有制獄乃元帥賊殺不辜為君所劾鞫之如章帥遂抵罪勅以為御史是年春南浮江漢以下余留之酒不可余笑曰真御史也自始識及是不數見毎見氣益老言論益深豈意自是遂終不可見耶其子文孫以廬陵劉將孫狀其行事來請銘曰君之志也按蕭氏世本長沙徙廬陵之太和曾大父平林先生負重名仕為江西安撫副使官中大夫爵廬陵縣男諱逢辰大父

諱安中從事郎徳安府觀察支使父諱元永中順大夫
瓊州安撫副使母胡氏君早頴拔弱冠試吏丞永豐已
出敏手江西行中書省以名聞授將仕郎湖南道儒學副
提舉為部使者賞識即子方也子方一代耆碩言輒見
聽遂擢承務郎僉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會有猺
逼城衆惶惑無措獨奮曰督捕非憲府職耶我請先之
即上馬出將吏驚馳以前猺遂遁因按所部潛與猺通
以人為貨及他奸利事守令已下抵罪者八十七人又

建議減韶州賦銀之半悉條海北積弊躬詣臺言之會
建肅政廉訪司繼丁胡夫人憂至元三十一年詔罷征
南兵釋交州繫臣以君為奉訓大夫兵部郎中介禮部
侍郎李衎往諭其國時安南既已失藩臣禮得罪聞有
詔使疑懼半吏民迎餽麇至喻所以來意悉慰却之主
臣卜日拜伏以聽然後知上德意感慕歎呼而使者又
廉敏開亮不與前等乃大喜過望歸所盜邊地二百里
遣其臣奉表貢獻謝罪遣使者橐中裝甚厚辭不受益

之再三終不受盆大服既報命授連州知州未拜奔瓊州公喪起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政教稱是行省遣廬郡囚袁瑞路各有訹愚民自誣殺人而代死者既具獄矣悉發摘理出入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始至陳便宜二十五出海南師所掠生口六百七十五人牛馬三千六百有奇還之民柳州左道謀叛論死者二百錄之釋不知情百三十有七人它所辨雪糾正不可勝數凡黜貪繆吏二百一十進階奉直大夫拜南臺監察

御史首言十事分按江浙行中書省水旱民流議捐倉
實以振或曰咨可而發無後憂曰民命急矣毀家償不
悔也方大有建白病日侵得告即命舟自載且治衾椑
或言豫凶事曰死常事非凶也書別子詩別親友戒左
右無妄受贈襚遂卒於驛舟明日斂於建康明年十有
二月庚寅葬於吉州路嘉禾門外夫人楊氏繼彭氏皆
名家子三人長曰文孫次曰憲孫幼曰升孫女一人曰
來富君精悍謹密不煩不苛不為事所詘故發必中機

意悟飄灑豈弟周旋與人必誠故鉅人長者咸敬之至其孝於親忠於國不媕阿淟涊天性固然故自號方厓其始為御史也激烈自奮或謂太剛必折曰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或告當自愛曰身非吾有也觀君此言豈自為身後計者而獨志余銘嗟哉銘曰奕奕堂堂厓穹石蒼不可嶔藏咨爾山君勿刓其方

翰林學士趙公墓誌銘

閻復

大德七年正月辛亥翰林學士趙公晦叔卒于官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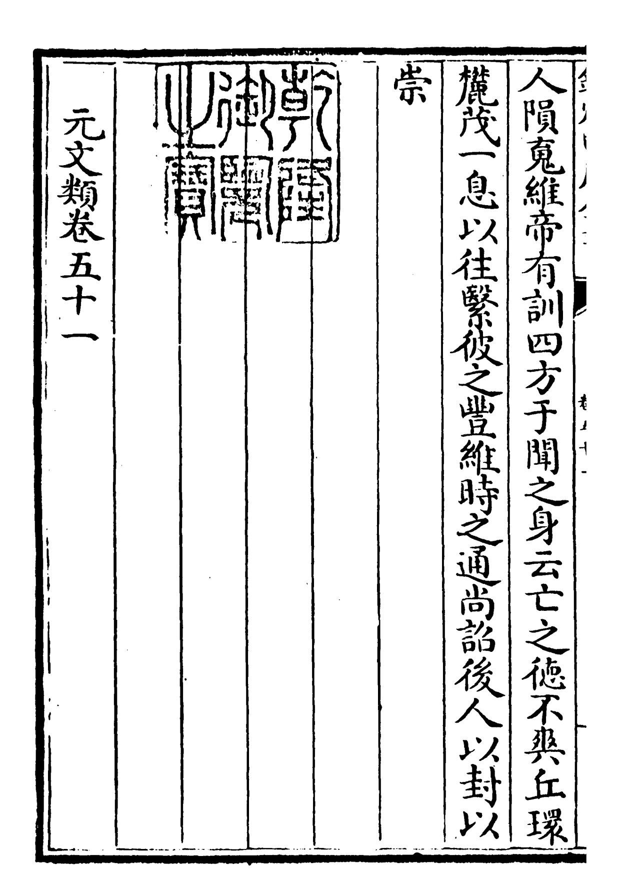
十月中書右丞相入對天子曰趙與票事世祖皇帝迄今凡三十年敦確清謹身死家貧無以歸葬敢奏以請於是天子命有司賻緡五千復給舟車傳費將行其子孟實等以狀來請銘復往歲直翰林公為待制其叙遷也亦相先後知公尤詳義不得辭方至元十四年間公以驛來朝深衣幅巾見世祖於上京冰澄玉瑩詞氣整朗言宋亡根本所在親切感動世祖傾屬自是入翰林為待制為直學士累遷為真學士公之為侍講也言江南

箕斂急督移括大姓宋世丘隴暴露皆大臣擅易書詔明
旨又言庚寅歲大霧蔽塞正月甲辰虎來西城其徵爲
下臣執權簸政言訖公閉門待罪後翰長司徒公俾同
列諭意始復入署公每視職清望近思欲以言議質直
道理確近條縷報上故所言常若剴切無隱而世祖沈
幾先物神量莫測或爲公懼至平章政事不忽木奏公
私負歲積帝曰得非指故臣爲虎者宜官酬其逋別給
廩粟布帛以養由是始知君臣胞合明著如是曾祖伯

洙宋朝請大夫知南外宗正事祖師雍宋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考希聖宋宣教郎史館校勘高祖宗正子英南遷時丞台州黄巖因家焉伯祖師淵與朱文公纂次通鑑綱目凡例微言奥語耳受身履故公所行尤近嘗與魯齋先生許公論伊洛閫域以力行為致知首清簡為高沈默自秘皆東南極弊文以顯道捨是無以議許公深然之至覬公待人愛士恩禮周洽不為疏數翕訿其持家簡泊無復商確計慮非知道者不能也天性孝友

自宗正四世而下力請於朝而復其役贖姻黨男女為
奴而不能歸者凡十七人始登宋辛未進士第為鄂州
教授由鄂來京師迄為翰林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積
官至嘉議大夫年六十有二其所成就不為甚過而公
以榮祿豐遇為可愧不獲老田里為可恨噫公之心如
是而已矣初娶夫人舒氏不一歲卒歸㚷中娶于婦翁
不取今夫人史氏三男子孟賓以公為侍講時特官承
事郎同知瑞安州事孟賚溫州路教授孟貫將以廕入

官孫男女七人以大德九年十一月甲申歸葬于黄巖塔山之原予嘗讀大雅文王之詩曰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是知文王之德之感商士之恪謹溢遜篤承天心維我世祖明德造邦式混區夏内外大小共為帝臣而公陟降左右承賚接錫終始若一至不幸而死令天子復中命而寵綏之則公死猶無死也是宜銘銘曰祿不斂贏謀不謀利我以其拙彼以其智衣敝策駑内潔玉雪誦聲清泠錚出金鐵蹇蹇九關壬



人隕蒐維帝有訓四方于闐之身云亡之德不爽丘環
櫳茂一息以往緊彼之豐維時之通尚詔後人以封以
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二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　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　鈐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莫與儔

元文類卷五十二

元 蘇天爵 編

墓誌

南京路總管張公墓誌銘

姚燧

公諱庭珍字國寶曾大考淵大考士明以武力再世為金千夫長家臨潢之全州考楫北京都轉運使故又家北京公於次為中子沈信易直通毅辨彊綜經緯史尤長左氏春秋筮仕已存愛民利物志事先帝以典內帑

受知先是高句驪不靖徙居海中江華島上遣使問何由且詗其貳服親擇廷臣可者即命公時年二十三至其國王禮事之甚恭書言吾歲入幣大國未嘗不謹臣職非與未臣而敵已臣而叛者比而大軍歲入邊虔劉吾人民奴吾子女有吾貨財戚吾土疆吾是以捨衍而完險誠出甚不得已之謀非首鼠他圖為也未疏黃金以兩計白金以鎰計各千百數為壽又言誠以是僂僂之言歸聞之上幸止邊軍無歲入願歲幣外別入如

令相壽者數歲歲為謝公勃然曰王以天子之使求貨來耶揮去歸具道王言且保其國無他避掠徙耳上亦悟曰入歲入幣事之又加兵罪之誠何以待不臣而敵已臣而叛者詔令軍止戍邊無入掠自是完東夷室家父子無慮萬億計自將伐宋從至閬中留為安撫使施治兵間裒摩創殘外供仗糧不擾而集令上即位中統建元自將北伐以故先朝故臣熟西京入漠南路俾至傳驛兼給餽餉至元四年授同僉吐蕃經略使兵裁叛離

仁草狠頑渠酋讐撓滋久安順六年授朝列大夫佩金符責貢安南時已徵天下兵數十萬圍襄陽實爲蹶宋起本勲臣故相上與咨軍國謀不可一日離側者皆出行省董師公至其國王立受詔公詰曰王行非止違命於禮於利害且不熟知撥此邦人民土地不當天朝一總管治皇帝不欲郡縣王地版籍王民聽其稱藩遣使諭旨德至渥也且王以與宋輯睦緩急爲援令百萬之師長圍襄陽鳥飛路絶朝夕將拔席卷渡江覆其國都

易如振槁王猶倔岸海儌恃為唇齒自矜尊高事且上聞天威小震無煩遠召中國雲南十萬之師再月可至視丘墟王廟草棘王庭者將不難為其審策之王屈降拜益慚憤將以兵恐公使力士白刃環衛公適示怠弛袒寢一室盡擲所懸箭弓刀槊付衛士聽汝何為天暑渴甚每取江水以進皆溫惡不可飲食及索井汲不許曰吾俗不相悅者多投毒井中殺人公曰自我所求毒死不恨終汲飲食自是安南君臣多度公者八年會公

以安南貢至襄陽猶未拔即授行省郎中承事勲貴嶢絶不阿惟見之營衛足蹟不及其門商較事宜言宏色厲或有以凌轢見短者故右丞相史忠武公天澤解之曰是其為心忠正侃侃人也久親其人必實吾言十年襄陽下改省為行樞密院以勞遷中順大夫遥知歸德府行院經歷大軍南歸渡江復行省公復郎中俄降虎符襄陽路總管兼府尹毁城樓以完廟學散契軍以惜月廪剗弊施宜嘗其後先明年改監郢復二州位安撫

使上捐魚荻之賦使人厭腥食家給蒸薪月發倉以贍

餓乏之視便輒行事已劾聞十四年陞嘉議大夫監平江

路位總管上郢復民聞去遮馬號送萬數其治平江考

績亦最他路十五年改同知浙東道宣慰使未行改大

司農卿丁内艱時軍興法間喪不得輒行乞犇赴不報

公願還所受制書為民行省知不可奪歸之旋艫楞然

金玉美女色色無有惟文書衣被而已令中書省右丞

相巴延夙嘗疑為凌鶩者後顧為深知公嘗語人曰諸

將渡江無不荒貪獨予與國寶清慎自持聞者以為知言公家居四年又終外艱十九年以才起復仍故官嘉議大夫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至治之初見星而出見星而歸凡前政積事留獄旬月剖擿皆出尤善發姦伏有控鶴十餘輩比公至僦大第衆居二年黄金横帶出入飲食街陌縱横人謂其真也公曰控鶴役在京師久此不行必劇賊也密喻有司以意期三日盡致其黨索贓以來得金帛寶玉服玩典質劵契盈室鞫之皆欵

服物則椎埋所獲妻妾僕使皆掠民子女或娼姬明日告曉市中皆杖死民駭其神捷闔境乏食已聞未報輒止稅勿輸明年河北大旱民流徙就饒及河朔數萬人郡縣畏損戶罪謾以逃聞省部遣使分道邀之許發倉人給三月食還所籍民衆謀曰吾得食三月負難歸重難勝駕將何啜且各賣質田廬而南至家何為愁嘆無聊若出一喙公謂其使曰斯民非賊河南非別界皆聖上民社也非不知奉命不輒濟可以無罪誠不忍老稚

頻踣吾治甘受禍以活此民則下令諸津急濟果有以專行上告者事下御史大夫即治廪之境民皆曰吾侯賢牧其為開封明斷不阿可當令代包拯大夫祭其無他薄責而歸奏請不下秋雨潦河決原武泛杞濉太康自京北東滲為巨浸廣員千里冒垣敗屋人畜流死公括商人漁子船百千艘又編木為筏具糗糒載吏離散四出往取避水升丘巢樹者所全活以口計無慮百千水又齧京城入善利門波流市中晝夜董役土薪木石

盡力以與水鬬不少殺乃崩城堰之城害旣弭復大發
數縣民增外隄防分直爲三直役一月逃罰作倍起陽
武黑石東盡陳留張怒河緜亘百三十里如期三月隄
防悉完以至元甲申七月二十日卒官舍年五十六河
南之民識與不識如喪其親戚家纔餘俸半月將歸葬
貧不能西開封市民雄財者户賻之又遣子弟數百人
持錢分程具奠越別治洛陽五百里凡千里及潼關以
其年九月葬安西府咸寧縣洪同鄉少陵原都運公塋

之左夫人何氏溫淑靜端男子三人岳提舉郢復魚湖
崇西蜀行省宣使甇未仕女子三人一適太平州録事
韓和一適紀德信一適鞏思齊後三年其季太中大夫
諸蠻夷部宣慰使庭瑞以燧素知公求銘其墓辭曰年
五十六固不云夭較齊耋耆孰謂壽考究其致之豈無
以然國苟有利棄身若捐東北雞林挐舟以使西南雕
題登馬已至視數萬里為步仞餘招麾兩王噉臺指輿
吐蕃獷狹化不犯令由積苦勞至不延命壽也無稱世

不為臧死有可述短不害長襄陽軍詸郢復民效已實
已著猶其小小開封蠲租舟民于河電擊霆馳懸躬禍
羅下燭其忠由明后聖老幹經摧霜風踰勁大浸稽天
降舞龍蛇流死所餘丘木是家乃集舟航乃筏以繼乃
求以濟取置平地穴俾摧防萬杵登登役不踰時隱其
阜陵民流他疆我飫其食我疆沴傷皆手拯溺顒顒公
哉人之騶虞彼饞嫈嫈横目虎軀雖古循吏列傳史册
載筆令功孰作為匹少陵之原有坊其丘銘石道周以

纍諸幽

唐州知州楊公墓誌銘

姚燧

自盜殺阿哈瑪特後僧格使總制院結知世祖氣焰烜爍人倖進者入賄其家或藉其一言以為事從中下必中書官之者月無虛旬每為中奉大夫參知政事居寬所裁甚不得已如請乃簿所躐級干政者俟有問他日則引以為稽其人不利也一旦為尚書右丞相誣而殺之惟其子集賢直學士奉直大夫昂不孥自餘妻及子

景奴婢凡貲業皆籍入縣官僧格敗誅故奉直大夫知唐州君居簡始敢上疏列明其兄自部曹史主事省掾都左右司檢王中舍郎中知府憲副侍郎宣同典外郡尚書吏曹參議中書御史中丞參行省中省政與國宣勞為時才臣章章在人口耳令賊國臣不逭誅夷宜為死者雪其非辜庶彰聖代日月高懸之明參知政事梁德珪以聞勑有司償所籍入而㝡尋卒無子又哀景雖二子一女而疾癈于莘而女年及笄自燕攜大參商公

左山孫企伊入壻其家自華而唐纔一閱月而景卒意者景訃未至與至而未之知到官四十日當元貞乙未十月三十日而君亦卒年止五十七嗚呼何天之不福中奉之家邪身戮一室瓦裂二子繼死一不後一有而弱君訟還所籍又為求壻令恤嫠姪之家處事變之極狃澆俗之囿少不失天理民彛之正為弟為從父從祖曰悌與慈雖古人復作有一尚之乎而天之報施者反如是也葢君自筮仕試吏從萬夫長嚴忠濟從巳未渡

江後使交鈔庫曹州改南京轉運司知事以善其職從其司請陞經歷俄授從仕郎大名路總管府經歷尹范縣同提舉信州宣課遷承務郎浙西宣慰司經歷换承直郎上都留守司經歷遭事難為身出任之官長有不相能必委曲調順如媒氏之合二姓始異而終同之凡此皆佐人出理者而非其所自為也惟范縣為近民又壓於郡守有不伸及今為唐若可以有為而遽以此哀哉君字子敬姓楊氏漢弘農大尉震苗胄五世祖絢為宋

儀曹易州死於金兵生邦基秘書監為金名士書畫兩絶人曰可與李公麟者埒以通奉大夫永定軍節度使致事生郊社署令皜自儀曹而下皆家燕皜生監歸德酒庭直避金亂居莘生澧君之考也君交人誠和視親識如故知傾貲歡樂之夫人梁氏二子二女翰林國史院檢閲官昇一未名女長適同縣士族王文讓季在室皇上即位之年冬十一月詔脩世祖三十五年實録院置檢閲官其究覈故事職也而其末九年燧與侍讀高

凝共總裁之昇也實當筆至元二十七年之一年顧與
脩撰而下年分其事已可見其文賢無忝面命矣由同
官相驩故介其考唐州君先挈會從史院諸賢還進史
上都及與之别未數月訃至期昇會葬苹經杖言曰昇
惡逆不得見先人屬纊已抱終天之恨不得公銘亦不
可服食息人世矣敢泣血請乃銘之曰觀人之槩惟在
其大大使可書其細已葢嗚呼唐州其大何如流風不
移天理篤居惟天於人若薄而厚雖所薄令將昌爾後

人之識狹其中安知厚竟之求視銘其時

劉陽縣尉閻君墓誌銘　　姚燧

閻宏少燧十七年識之七年矣走未嘗過以凡士宏亦願游吾門彚所述焉始記銘其祖醫隱君墓于時尉瀏陽考府君不恙也今焉六年又求銘其墓嗚呼何兩君皆不及知而幸𧝎潛德之幽光豈有見走文可以信後世然與走不讓為者則以答其為好私令故也君諱畀吉字和卿醫隱長子其鄉其世其遷徙與醫隱所以教

者皆見先誌以至元二十一年尉瀏陽二十六年受代
三十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八僑墓長沙元配姚
氏再配白氏二子宏掾省江西與蕃也四女一適郡人
圖克坦全一適南陽高舉二在室孫男女三人宏將以明
年五月庚寅歸葬其鄉先塋其自狀曰君幼耽誦記敏
為文辭𡖋其時它門兒者皆其小德削不致詳而日勤
於筆錄如易正義論語注漢紀傳舊唐傳治鑑節文選
杜詩註十餘書亡慮數百萬言具藏吾家手澤尚新可

以汗車牛未聞人有辨為者與學仕事人則從張公邦彦宣撫天平為四川行樞密院柴楨照磨用禮卿王博文薦出官瀏陽非賢不即與居母中憂廬墓毀悴杖而後起皆出處不苟倫理至篤者又曰君胷中廓廓無城府商古今人物成敗賢不肖必當其實諫友過不計嫌怨盡我責善樽俎之容粹如不流為詩千餘篇號訥齋以宏信愛必不誣親燧取筆之曰君喟然吾少厲志嗜學官止一尉殆天戱人者則不可也亦思尉為君行道

資乎盜尉有難爲有利爲江南大縣戸動十萬一尉兵額止于數十而抑綱衛使恒抽其半又其身有疾疢喪婚之請其直司日不盈三二十輩盜逐不得必尉焉罪小則輟祿大而奪官是不白其力少不足以制姦而惟責其專印不職也是其所難凡尉一世同者而君有獨焉在令尉恒居縣禦寇無敢他遣而湖省犯法臣特遣數千里送所市紗羅京師賦出非其口也入納非其手也市者顧不必送而顧必令不遣者送之有司又大其

尺度重其鈞權從而責其輕短不使得歸取償有司必舉息立輸府又遣脩杭海戰艦欽廉人難其一君難其三此其所由重困也其利為者必求為盜罪不抵死嘗墨其肌月呈身有司者署使伺盜曰虵之所逕蛇能知之吾使過耳口不言所旨使自喻之彼方困拘罪籍一朝得交平民出入惟求圖報雖身為盜將不避為況橐他盜顧指富貴惟所便取坐受其有盜得其粗我得其細擇世所共寶不可形迹敗者歸之尉有司發盜不

得依月日則杖尉兵一杖加一等三杖而止耳伺盜特
尉權一時宜密置無迹何及焉尉所轂祿幾何而伺盜
資之什伯不貲也盜為伺盜忠臣伺盜為尉忠臣又其
巧者與隣尉交驩私要言曰吾得盜必使誣汝縣富室
曰嘗巢窟焉曰屢資給焉幸羅之獄足吾欲縱之民惟
知德吾耳汝得盜亦如是取償吾縣易地為之胥相葅
也其月縱兵歸詭代家人責入傭直與名以兵備斂者
又所得為也凡是數事令之尉者十出其半嗚呼尉予

禦盜歟師盜歟凡夫人觸法肆行儌倖未露悻人大語則君掩耳此倫拘拘恪恪自靖其道不少萌憂不足休休吾心賢何如也是為銘

薊州甲局提舉劉府君墓誌銘　　姚燧

京山安陸屬縣也其尹承事郎兼勸農事劉德源以邑士安某為先來言曰先生世名篤古善文者聞令賢公卿之冑或不遠數千里及門求表著其先烈者相踵也德源之治去先生之居四舍耳心竊覬之我先人之位

固不大昭於時如得先生銘則沒而名庶延也因敘曰

吾劉氏居龍興黑土坂者不知始何祖其諱與次又不可

考質先人始以函工賜田通州後以鍛製精堅他工遷

彰德院長尋官進義副尉從平陽雜造局副使再官進

義校尉為使又官敦武校尉薊州局使猶領於提舉司

以勞深而資久也制以前官超為提舉俄病瘵兄德淵

嗣為降同提舉德源同知許州實待而南以至元三十

一年九月一日卒官舍年六十八顧言必葬通之樂村

以其年十二月廿五日竄焉又曰嗚呼位有貴賤故功有顯微我先人始以函工一朝而賜服五品其功則止善於其職何顯之能為人子惟其考嘗慭於時者始不敢求以昭明否者其欲遠其聞者亦豈異賢公卿胄之心也惟哀而允之燧曰凡今為制天下歲程惟甲不領于工曹逕入太府縣官親考其苦良而黜陟之衛士必賜而藏之家弊則持故賜求易使畀之新他臣有私藏者罪死況私為者乃先人雖班雜職而縣官視以為要

馬自常工而跋之亦曰過矣君諱智昺弟四人其次居二娶楊氏前卒一年同穴樂村二男則同提舉與京山也女適太常寺管勾李某銘曰五兵皆賊人戰而恃以不殤惟函爲扞馬爾如君二十始傳以及疾瘵爲之二十年始曰千被被全一人亦千人矣其功亦豈曰微孟子曰函人惟恐傷人由術推心君亦仁哉此其藏

廣州懷集令劉君墓誌銘

姚燧

大德戊戌燧游長沙太原寓士劉致手所爲文若將取

正焉者走何以苛之讀之盡卷賞其爲辭清拔宏豔爲之不已可進乎古人之域既又自狀其先人懷集令之出處丐銘幽墟慼其心將貽明所生爲叙之曰君諱彥文字子章年廿有八筮仕當中統三年而知堂印乃出管勾北京行省承發省廢而歸授徒其家將十五年謂爲無意於世之事會者耶當秦邸肇開與故丞相阿里公之行省長沙也無不往干之會同知堂印者許楫爲憲長沙言之丞相丞相自省郎中故居若晩君來便宜

版為郴之錄事羣盜竊發無時芟夷未靖也君不忍夷
其俗而苟簡於治為之四年又三年始官進義校尉廣
之懷集令羣盜滋張虔人民燔城郭以冒天誅者肆無
所忌官軍少不足為恃授鄉民兵雜而殲之格鬬屢劭
徙民保東山前募民闢田入租私廩者為米八百石一
盡於餉增戍之兵與遭寇之家嶇崎艱梗炎瘴者四年
以至元廿六年四月三十日而竟卒是何官之不達耶令
甲官無要知堂印者去丞相尋文儼立案前護守終日

不食須去晨而出暮而歸日必再至丞相家丞相出敀
入奏無不與偕裕廟為燕王日當朝廣寒殿君立庭下
問盞中何有君則曰堂印也索而發封玩之其親接如
何其榮如何遇也如何皆他人取將相之資也一旦管
勾北京行省去丞相千里錄事于郴西南北京又數千
里終乃令懷集于南海之濵其不寝近而寝遠者世恐
無君匹也豈讀書一過千百言不忘力兼人射命中皆
文武器略足以表見一時者有是賢人已不凌人人則

忮之耶且求以剸物置干將鉛刀其前蒙稚猶知後鈍而用銛及論取士則以方者為徒足持己而圜者始周乎物故率棄明炳勁特者為不易馴使而顧錄含荏弱而不自持者為善適俗而賢之君豈坐視也耶其郤子所謂陽在陰中陽逆行時之為也故平生之道刑家則多其功於政者僅此譬水在山東於溪壑崖谷之險不得彝放平衍為澮為川其溉潤不博者亦勢然哉君石州寧鄉人權殯長沙佛宇文有玉亭小槀祖開參元帥

府軍謀考汝欽妣馮氏郡君李氏三子致杲棊二女歸薛氏李氏銘曰士久其窮觀守之篤吏極其遠試治之冣且中其年而畀其祿皆彼蒼者隂厚其蓄抑不信之以昌爾續

故民鍾五六君墓誌銘　　姚燧

繄鍾從吉頼川自廼於靖康繹騷避吉而來岳世方四由元而富仕明至實生文興叔進字郎行五六以族次凡是四世皆不位吁哉五六遁迹市乃如天啟所狀事

居家孝謹文縝緻嚴訓厥子俾知義自奉殊䏼忘勤勩基約以極豐其積此邦師之陶猗視居鄉侃侃和以易不私其有善分施歲荒民飢閔瘠疵發我廩庾飫老稚崩梁壞塗揵石治至令行者賴其利己丑之閏月庚出年六十八世乃棄葬之三陽先壟比黄室之子南秀嗣南英南金又其季一女結褵未決議男孫滿十女半是一庭變兮貫魚似椒聊蕃升必天意豈憐之家久踣躓一朝起行當遐致況如南秀士服被下及二季皆學仕

始卑終高若登陛或者而宗由昌熾甬匐哀求銘玄誌伊誰成厥孝子志苟有善奚必門地漢民仲山凡豈異畬筆發隱太史燧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吳澂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陜人姚紱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人金代嘗仕虢州因家于陜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强盗誣執其仇司官之貳右商逮捕牽

聯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貳酷法以鞫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冤會歲終吏牘互易所掌此獄隷吾父即以冤狀白官不答時廣東得專殺二命出囚于庭將施刑吾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慴不敢翻異貳令吾父署牘父曰贓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牘不可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牘逾墻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贓仗悉具械送以上貳慚恚噎默吾父引冤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曰非姚掾我

輩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畀吾父覈問平反者甚衆廣
東考滿簿宣之南陵丞劉莊鹽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
石鹽引所治民理財俱有政績歸葬吾祖于陜受江州
彭澤尹未任昨歲六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
歷官將仕從仕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㓜書諳
律仕未顯達賫志以殁紱將以明年秋奉柩祔塋鼎湖
祖塋先生賜一言死可不朽而不孝孤送親之終庶其
有恔予予謂若父益良吏也廣東一事真有洗寃活死

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某監陝州酒稅妣某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紱紳女適真定李純皆彭出也銘曰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其有遲

熊君佐墓誌銘

吳澂

富州之甲氏熊為盛而不一族横岡之族其先知制誥龍圖公之後繇鄱徙至諱之翰者早世其配周氏以姨之子為子實丞相京文穆公之從孫諱禮娶從事郎王尉之女生四子仲諱大渥娶韶州周守之姑生子二君

佐諱師賢其長也幼敏悟長治進士埶馳俊譽叔父貢士暨鄉先輩皆期以早達僅一試貢闈而科舉廢讀書娛親于山中至元壬午先廬燬隱城市十年父既没養母逾盡歡大德辛丑築室還故鄉扁其堂曰寓樂與老梅踈竹叢桂幽蘭細蒲恠石俱便坐掃地焚香琴書圖畫羅列後先尤嗜古器玩賞學琴後不復操曰但識琴中趣耳惟工詩不輟一時吟人咸相推許弟師周同居同財三十年無間言暇日弟若子相賡酬自為師友乙

已懽母喪哀慕幾欲無生其明年冬感疾丁未夏四月竟不起年五十有三秋七月壬辰晦窆于卦塘栖龍山之陽初娶監吉州糧料院李登孫女再娶戸部侍郎鄧詠孫女男希勉女適胡宜審孫寄生子移疾寓富州先葬期師周以前太學進士徐懋初狀因予妹壻周鈞來請銘鈞謂君佐敦厚篤實好賓客而不妄交希勉篤實如其父徐之狀亦云辭翰清粹端健為詩冲澹蕭散不求工而自理致予雖不識君佐其槩可覩已嗚呼向之

科舉誠不足得士然拘于定法乖逢一制於命非可以苟求得不得者安焉自科舉法廢而仕進之途泛人人懐希覬速化之心離親戚棄墳墓跋涉攀援百計干人經歳年弊衣屨犯風雨寒暑或至破家隕軀而不悔愚亦甚哉君佐之才豈不可翔翥以其清致出而與令之君子游必有合也而安分知止澹然無營於世以終其身可不謂賢乎往年予被命徵爲國史官弗果赴令幸補外閑散無編纂之勤每欲述野史以自嬉凡山林恬

退有足稱者具逸士傳若君佐其可銘曰所豈者賢所
嗇者年猗嗟乎天

袁君夫人史氏墓誌銘　元明善

夫人史氏四明人曾大父浩相宋孝宗太師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追封越王謚忠定曾祖妣貝氏齊魏國夫人從大父彌遠相寧宗理宗太師中書令大父彌堅端明殿學士屬兄中書令當國家居十七年以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奉化郡開國公致仕贈太傅謚忠宣

祖妣趙氏新安郡主封衛國夫人崇獻靖王伯圭之女

父諱賔之朝請大夫直敷文閣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贈

通奉大夫妣王氏宋相淮之女孫葉氏俱贈碩人處州

姓袁氏同郡人曾大父昇贈太師衛國公大父韶同知

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禄大夫奉化郡公贈

太師越國公父諱似道朝列大夫知嚴州軍州事初敷

文每言吾大父外大父皆真太師婚嫁必當吾門敷文

病嚴州日往候之敷文曰願以幼女屬公子某嚴州起

謝吉日納幣既七日敫文卒夫人時年六歲未幾嚴州亦卒越十有一年歲辛酉夫人嬪于袁夫人諱棣卿字景華幼簡靜有威儀父卒時坐牀下哭不輟聲殭之食不食未塟不少離殯次服除常一至庶母室至嫁復一至別之外庭人不識其面伯父賓州家法嚴正有事于廟夫人禮相祀事低首傴立至徹不少動既歸處州敬馬處州少好騎射夫人正色諫止交游有至廳事者夫人牖屏間窺或非清謹士即掩衾就睡明日徐曰先丞

相家恐無此客處州亦為之謝絶中表倶貴家務相扇以侈夫人獨崇節儉動遵禮則歲丙寅某月某日以疾卒于臨安官舍壽二十有一是歲冬十一月塟於鄞縣通遠鄉建奥之原以宋宗祀明堂恩追封安人後三十有三年處州卒別葬于桃源鄉慈溪奥之原相望十里外處州諱洪字某清粹雅博為士林之表仕宋至朝奉郎通判建康府事歸聖朝同知邵武温州處州三路總管府事階朝列大夫倶不任夫人一男三女男楠翰林

待制文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前將仕郎次適宋工部尚書佘天任之孫昌期前通仕郎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前承務郎孫男三璋早世瓘珖女四長適同知餘姚州事趙孟貫餘許嫁未行初夫人卒少母張氏來撫袁氏兒及見袁氏兒女嫁娶終于袁氏處州塋之于夫人塋外翰林博學能文辭而學甚正辭甚古故家流風清脩可尚明善友焉一日手書其世家以請曰桷生七日

先夫人没先夫人没由楠之生生而不識母之音容何
痛似之願得君文表墓使先夫人之世之德不泯永遠
或可以葢楠不天之罪再拜明善答拜起讀其所書曰
夫人出大門歸大門處州為夫翰林為子可謂無憾雖
不永年得于天者止乎是又何歸咎其銘曰相彼里仁
有樂維鄞誰其高閎奕世相臣相臣女孫來嫁于袁猗
有袁氏輔宋天子左閥右閱聯芳對峙維處州君士林
孤秀靜女其來君子是遘被服閒閒其儀肅肅廟祀斯

嚴膺茲百福治爾宮事莫不柔嘉內則無違載宗有家
嗟哉物理若忌成𡻕何靳大年廿一而止昔祿中兇世
業在傳克開厥後有壽而先壽匹自人天奚咎天生也
無憾沒不隱賢身壽不百名壽逾千我銘勒堅畢世昭
宣

翰林承旨王公墓誌銘　　袁桷

翰林學士承旨贈大司徒魯國王文肅公至大三年年
六十有六薨京師假塟于城東隅至治元年其孫翰林

待制士熈始克奉柩以十一月庚寅葬東平祖塋乘丘山之原士熈拜且泣曰知吾先君莫若子幸誌其歷官行事納諸幽堂桷不敢辭為之辭曰公諱構字肯堂弱冠以詞賦入鄉校賈文正公一見器偉之俾教授其子遂來京師至元十三年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叙遷應奉修撰陞侍講進翰林學士訖承旨佐丞相府為司直歷吏禮二部郎中太常為少卿於臺外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副內治書侍御史入省參議中書省事復出濟

南公之在翰林也辭命詔令多出撰述其最傳于世者世祖皇帝謚冊追謚太祖冊武宗皇后冊於實錄預修世祖成宗兩皇帝定武宗上尊號親享太廟儀在太常考輯因革有叙其佐丞相府剗刮蠹弊更始選士丞相齊魯國公信從之為治書時值僧格擅中書政柄嫉方直士檄公偕翰林承旨魯國文貞布呼密公覈究燕南錢穀約月治辦公先事計畫不以累魯公會僧格誅乃得免害治吏禮二部無缺緩同列見公署字不復視成

牘以行參議六年一時執政聽南七隊利便搜括田賦時平章政事何公榮祖與公正色不少讓推萌折貪卒得其謀以緩始天兵平宋詔徵賢能李學士同受旨公至杭首言宋三館圖籍太常天章禮器輿仗儀物當悉輦歸於朝董趙公文炳從其言令宋實錄正史藏史院繇公以完守濟南寛平民官逋修閔子祠復學田觴詠自娱而訟益簡承旨李公謙公幼師事之遷應奉卒推以先勤敏通博洽時鉅公皆屈已期獎後卒與相竝史

館辟署亡慮數十人令踵躡清要皆門下士其為文閑
閣詠諷落筆纚屬不止於王言為尤長臺閣故事資公
始能奉行公之系緜琅琊居東平始八世祖沔為宋司
農卿守鄆因家焉曾祖瑀登金進士第奉訓大夫滄州
無棣令妣范氏祖鐸以公官承旨贈正奉大夫太常太
卿妣杜氏臨沂郡夫人父公淵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
大夫妣薛氏琅邪郡夫人昭文當亡金時有兄三人攜
妻孥南徙昭文私自念王氏大墓盡族以行孰以守下

車伏草莽兄呼其名第不復得後騎迫大慟以去昭文迄全其墓厚德勃興於公見之矣娶薛氏魯國夫人是生士熈再娶許氏皆先卒姚氏高氏晚歲得二子士黙士然女一嫁薛晉士熈能文辭有聲推薦賢之功王氏殆未艾也銘曰德統智周世莫與儔士林之標奬士無方髦譽珪璋孰阨其遭文鳴盛世金石雜比厥聲四昭子也允文戰兢紹聞嗚呼公之名益高

元文類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五十三 四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仲耀淞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

元文類卷五十三

元　蘇天爵　編

墓誌

上都留守賀公墓誌銘

虞　集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廵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留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器鉅而慮周望孚而

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它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增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它官馬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以小字巴延行幼從魏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世祖甚器重之入則

侍帷幄出則參乘與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
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
或更命留聽近侍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
盍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
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
之逖遠小君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納延叛率其兵
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濟爾哈朗帶劒立
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入直帳中受密旨

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納延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懾容者唯巴延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身溫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它日上自校獵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毛象師子以為戲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上在輿中即自投下沓當其衝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靷脫

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尚食謹護視益三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邊聞者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縣計其所歴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内已定每嚴畏天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士服一品服以領之僧格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京

常不下己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賴上察公父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上先言之者公嘗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上之改尚書省為中書也方卜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鄂勒哲錫津子也端重忠實可屬大事上曰然吾弁得所以佐之者矣遂相鄂勒哲而以公為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久之又

拜僉書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典外國之來屬者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定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達嚕噶齊延祐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葢世官矣上都地寒不敏于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

需用萬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緣為姦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予之無或失其業故來藏市者沛然日增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内無敢欺貴人大家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史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横過取無可誰何公必盡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有持上供物入宫門迫暮不得出

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闌入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强娶其婦公為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饑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為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彊之淩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為祠于西門之外設公象而祝之關陜之亂公方朝正月于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

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
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
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為問奈何王悟謝之整
兵以行民用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之縣官匆糗衣著
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為感仁宗皇帝乃命工
畫公象勑學士為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
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骨歸上曰祖宗以
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

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廷焉當是時太師特們德爾爲丞相子弟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于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溥之不脩也而貪嫉日熾絶不與往來都人張弼子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政事蕭拜珠御史中丞楊多爾濟等顯奏之天子震怒罪且不測賴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英宗皇

帝之即位也特們德爾復為丞相乘間肆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為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見殺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己者固已盡中傷之而恩深不報者亦見及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冤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未暇

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為言益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
巨姦殘忍以啟之也於是姦忠逆順之辨大明死者固
已少自釋于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
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秦國公諡惠愍賛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日都人走詣
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
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帷從在上
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厚

恩受京邑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姦宄遺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伏不遺故猜褒䘏之典極於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中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令易節以西實過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託諸幽宫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為請此又

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
其客呂弼所為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
氏父子之為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
書之按賀氏家隰州之永和令為京兆鄠縣人曾祖種
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
京兆路總管諸軍鄂囉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禄大
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
傑光禄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

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
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
尼瑪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
男二惟一惟賢爲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鄂博
哈雅次適楚魯和坦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廷有城有闕民
之攸止大纛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兹國有幹楨舉綱

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典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鋭出入踐敭百試無替乃賛國鈞乃佐本兵乃斂長籌以督織垧時廵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留鑰是執歳率其常年與位遷膂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闥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成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嚚有警無遨具沓公勞公惟

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為權彼兇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掎角以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為百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没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峨峨其麓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令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

之徵亡愧孫子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為震悼勑有司贈官致賻如禮公卿大夫相弔於朝中外聞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嗚呼正人亡矣其孤景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内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

使其孫旭屬太史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福寛之曽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柔之孫故累贈推忠效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宏範之子也至元十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歸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留公攝管軍萬户明年眞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

戸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鎮建康未幾獻武莞京師世
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敕入朝上親撫之因得
面奏曰臣幼軍事重羈禎者從臣父祖久歴行陣幸以
副臣上嘆曰知求老成自副常皃不知出此厚賜而遣
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
年冬以使事入見上賞識其成立初凡内宴忠武以功
賜坐諸侯上至是時敕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
徽尤甚皆僭號署官掠郡縣燒府庫殺縣長吏江東新

附民心易揺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官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投衣而起率步卒向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于行省曰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為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㑹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為賊衂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敗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斂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

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為聲勢自以所部為二隊命之曰賊勇者在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酋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剸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大讋而它酋猶將襲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蹴

賊墮崖死磔其酋宣州平賊之冦嶶者又敗兩萬戸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戸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動而安者十八九矣獨南岳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衂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人鳥道緣登其巢

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拏由它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拏得出益懈公曰可矣縱兵擊之血流成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帥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矟出入殺數十人賊傷公脇裹創復戰斃其子以一矢官軍大至斬首數千級賊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益自是江東之人安于耕田鑿井以供賦稅而

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業授公曰熟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浙省參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為言樞密副使暗伯問公公曰見上當自言之遂召對嵓張方以運餉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瑄所宜言浙省控制甚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上曰

不罷行院樞密院論江東功奏公僉書江淮行樞密院事上曰其命為副使太師月呂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事果可大用請俟他日上曰不然是家為國家蹈金慼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家功多而可蘄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樞密院副使久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安焉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持節川陜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

益於民者贖探馬赤軍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肇昌民之
復命為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
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庶貢稅雜藝倍從
他鎮貪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病之以公為肅政廉訪使
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史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
慮數百其贓鉅萬萬强民有殺人恃其貲得不具獄吏陰
制官吏持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
始知有條制焉得鹽運司姦吏事根連上下具有實跡將

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内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爲遣宦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見罪罷而公召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别爲冠衣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爲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無第宅在京城或

言公僦居於上者命貰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灾異之故其目則有脩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以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驲面疏論之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武宗皇帝時仁宗皇帝在東宮召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復遷詹事辭

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中外洶洶中丞執法久闕人上方圖任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茍不稱我任其責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上不豫三寶努矯詔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上崩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上雖得不死猶杖之仁宗將即位廷臣用皇太后旨行大禮于隆福宫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太祖世祖

之位隆福太后之宫也舍大明弗御天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衣二十襲上金五十兩
使自為帶受衣而辭金不允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
志清以其法為醮事近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
而近侍譖道士于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
罪上怒曰汝以臺綱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
臺綱陛下之綱也陛下奈何欲自壞其綱乎上怒未解
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必欲用譖言殺

無罪臣請先死上即不殺六道士親解衣以賜公明日
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
中丞也召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寳玉如非卿心何
因以御巾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
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禄大夫樞密副
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
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寘之死地耳奏請屯置近
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槥傳

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色埒黙請以洪城軍隷興聖宮而已領之以上旨移書省府衆恐懼承命公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為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專脩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為令教坊使曹耀珠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為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特們德爾為太師萬戸別

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特們德爾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為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柬朝之怒滋矣色埒黙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車駕時巡既度居庸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嘆以為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

驚曰卿别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懌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為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苫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延祐七年正月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葢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為而竟奪其志悲夫至治二年英宗皇帝召見公于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餱諸館東平王拜珠時為相問公

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為集賢大學士先是特們德爾復為丞相以私讐殺平章蕭拜珠中丞楊多爾濟上都留守賀巴延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座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寃死非致沴之一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意猶可昭白毋使朝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佩符

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讓三不允至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侍宴萬壽山又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史大夫特克實等自上都來夜扣國北門逕入中書稱遂矯制奪執符印莫知其端久之稍有知上㬥崩于南坡者公遂顧無足與共事而魏王色徹圖以親王監省公密撼之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為國忠臣不敢愛死事已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

宜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公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甘虀粉萬死不敢以言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今上皇帝即位于龍居河躬行天誅罪人以次就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上顧問曰此張平章耶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昭明皆睿斷也區區之忠何及于事上曰以日計之卿言不緩自探佩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澗徹伯曰此當書之史眂其紙則公密書也方尚食既嘗悉輟以賜

公索諾木者特們德爾之子官治書侍御史南坡之夕榖弓矢露刃佐特克實而獨後誅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曰法强盜不分首從死索諾木之逆豈止强盜之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索諾木親斫丞相拜珠臂豈止傷屍乎逆賊無君父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地而苟容其生乎遂伏誅仁廟范金為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瑪勒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知政事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

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厠名元從中怙恃
恩私肆為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
無禮焉有尉捕得强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
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諸省府又不得請
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
得解有售珠于內府校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
緡中人幾家之産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
得賢勝照乘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

紀綱日壞汙穢賊虐恬不為恠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無偏黨矣不報而公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上車得乘至殿門下上肇開經筵講帝王之道明古今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澂等以備顧問每進講公懇懇為上敷說皆義理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委曲勉留而後許然猶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以

賜庶幾其少留也泰定二年五月公得旨暫歸天下之
功成名遂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
召公期以必見公力疾而謁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
曰臣老寡賓客不足遠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也民
饑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六惟陛下
念之上惻然勑有司畢賑之如公意又一再進講拜翰
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脩國史國公經筵如故上見其
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

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
之侍養宜以時還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
適其意於是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遥泉石之
間與山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
起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六
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使者不
敢强閲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久不愈乃移書中書
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受籍會之凡爲定

者三百餘悉還送官上閔傷其意留其俸度諸府俄而
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學力積世勳崇期世其家以
經濟自任臨事決議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千挫萬折人
所不堪公志不為小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
之公一以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
論之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强命中嘗從
大師出林薄有虎在馬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虎虎
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讙噐及學書腕力尤健端重嚴勁

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内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景德未仕卒景誠文林郎内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常

禮儀院判官董守懿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懿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定冀管軍上千戸呼圖特穆爾孫男十一人長曰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戸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孫女六人銘曰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馮訖今是用啟封公子公孫洊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頟頟有城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

總贊國成人登其一已極顯榮我以世將興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為人曰咈哉德則維世智周慮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成宗渥之穆穆武仁心焉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柅孰謂得君衆忤搆尼既退既藏侃侃大剛先帝遺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為有言有烈相時儉壬睢盱震慴大僞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于老成人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安車以朝佇瞻威儀

德音孔昭公雖言歸公卿近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
不來天子永懷一鑑之亡四國之哀勳在王室德施孫
子著銘玄堂作者太史

元文類卷五十三